

中卷

彼岸花
开
而忘
俗

穎

彼岸
老有所
名傾

穆丹

目 录 (中册)

第五十一章 花家天命女	/ 251
第五十二章 误投天师园	/ 255
第五十三章 许诺求收留	/ 260
第五十四章 恍然云烟遇	/ 266
第五十五章 前尘如覆水	/ 270
第五十六章 结伴游御厨	/ 273
第五十七章 一曲雷声动	/ 278
第五十八章 久困难安分	/ 283
第五十九章 天师真面目	/ 288
第六十章 密室猫鼠斗	/ 293
第六十一章 珊心终不忍	/ 298
第六十二章 转道墨州城	/ 303
第六十三章 寂寂僵尸城	/ 308
第六十四章 碧影狐旋舞	/ 314
第六十五章 扈梦似开启	/ 318
第六十六章 御敌不血刃	/ 324
第六十七章 彼岸花无香	/ 329
第六十八章 痴心葬火海	/ 334
第六十九章 凤云凰求亲	/ 339
第七十章 红花意决绝	/ 343
第七十一章 彼岸真身还	/ 347
第七十二章 屠龙剑斩凤	/ 351

第七十三章	前梦终须醒 / 357
第七十四章	佳人愿抱暖 / 362
第七十五章	絮絮说来处 / 368
第七十六章	水炫琴现世 / 374
第七十七章	再赴巫山雨 / 379
第七十八章	无名红药来 / 383
第七十九章	如意镜现世 / 388
第八十章	后宫人心难 / 393
第八十一章	百蒙方知孕 / 397
第八十二章	皇帝无家事 / 401
第八十三章	调虎离山计 / 407
第八十四章	挺身报黄龙 / 412
第八十五章	为爱毅舍身 / 416
第八十六章	如意本无意 / 422
第八十七章	觊宝妖起恶 / 427
第八十八章	身怀有异宝 / 433
第八十九章	黄龙国传讯 / 439
第九十章	太子婚兵变 / 446
第九十一章	峰回又路转 / 451
第九十二章	又见大师兄 / 456
第九十三章	乐极险生悲 / 461
第九十四章	师兄妹相认 / 466
第九十五章	夜半相携出 / 471
第九十六章	迷雾终需现 / 476
第九十七章	倾城亦无香 / 482
第九十八章	宝器破体出 / 488
第九十九章	龙口剜心血 / 494
第一百章	心死如冷灰 / 501

第五十一章 花家天命女

五官俊美，微抿的唇带着些许冷厉凉薄，正是太子墨千翎，他不待花千叶二人相让便大咧咧地在首位坐下。

墨倾城眸光一闪，笑吟吟地和太子见礼完毕后，便吩咐店伙计送上一副干净的碗筷酒杯。花千叶显然和太子也是认识的，站起来福了福，这才坐下。宾主喝了几杯酒，花千叶又重提刚才的话头。

“倾城哥哥，你休了那个苏小姐好不好？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，而且我阴风堡可不比苏御史府差，论才貌，论家世，我哪一点不比苏小姐？”这花千叶似乎不懂得矜持为何物，就这么大咧咧地说了出来。

墨倾城颇为头痛地揉了揉眉心，“千叶，你不要胡闹了好不好？”

“难道是我不好？不够漂亮？”花千叶一双眸子紧逼着他。

“唔，你很好，很漂亮，但是……”

“这就是了。那你就把苏小姐休了吧！”花千叶步步紧逼。

墨倾城叹气，悠然道：“可苏小姐更好，更漂亮，所以，抱歉，我不能休她。”

“倾城哥哥你……”花千叶眼圈红了，“你我相识两年了，我对你的情意就是傻子也能看出来，你、你为何要舍我而娶她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墨倾城转了转手中的酒杯，微微叹息，“千叶，对不住。”

“花小姐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老六刚刚成婚，对苏家小姐还没稀罕够呢，再说苏小姐也没犯七出，怎么能说休就休。这桩婚事是万岁爷御赐的，就是老六自己也做不了主。”墨千翎终于不再看戏，微笑着向花千叶解释。

“那……”花千叶的俏脸微微有些苍白，看了看垂首淡然喝酒的墨倾城，再看看语重心长的墨千翎，忽然一咬牙，说道：“那……不能休她就算了，我、我情愿为妾，只要、只要能嫁给倾城哥哥……”

啪的一声响，墨倾城手中的酒杯跌到地上，摔成碎片。墨千翎脸色也微微一变，花千叶追墨倾城，几乎整个皇族的人都知道，墨倾城虽然风流，但对这位花小姐很不来电，见了她跑得比谁都快，这也是路人皆知的事情。

花千叶倒没什么，但她背后的势力不可小瞧，如果她真的嫁给墨倾城，而墨倾

城也真有野心的话，只怕对他的太子之位有些威胁。就算墨倾城没有什么野心，但有这么一位有势力的王妃，对墨千翎来说，也是一种潜在的麻烦，所以他大力撺掇墨倾城娶苏山而，不想让他娶花千叶。这时听花千叶甘愿做妾，墨千翎心中一沉，强笑道：“花小姐说笑了，花小姐这样的人中龙凤，怎能委屈做人小妾？六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墨倾城微笑，“是啊，不错！花小姐这样的家世人才，理应找一个好男儿风风光光地嫁过去做正室，怎能做妾！那也太委屈你了，不妥，十分不妥！”

“倾城哥哥，只要你对我好，就算是为妾我也认了。”花千叶抓住了墨倾城的衣袖，眼巴巴地看着他。

墨千翎眉峰微微一皱，笑道：“千叶姑娘，就算你自甘卑微，怕是令尊也不会同意的，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的好。”

花千叶秀眉一挑，道：“殿下不必担心，我爹说了，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便可，只要倾城哥哥对我好，我不在意名分的。”

像这样公然追求男子的女子还当真少见，几乎全酒楼的人都竖起了耳朵听这一幕，酒楼里异乎寻常的静，都想听听墨倾城这位风流王爷会不会接受这飞上门的艳福。

这是名副其实的艳福，不但能抱得美人归，而且其背后庞大的势力也会跟着过来。在墨凰国，男子三妻四妾很正常，既然这位姑娘甘心做妾，这位风流王爷就没推托的理由了。

叶璇玑也在听，如果她不是当事人，她会为这位姑娘的大胆而击节赞叹，没想到这位姑娘比现代人还开放，当街追男人，当街向男子求婚，当街逼着男子休妻再娶，这得需要多大的决心、多厚的脸皮！这位姑娘简直就是现代小三的翻版，追求别人的老公追求得理直气壮，豪气干云。

墨千翎有些黑线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墨倾城，“六弟，你看？”

墨倾城倒淡定下来，将手里的酒杯放下，叹了口气，看了花千叶一眼，似有些为难，“千叶，你对我如此深情，我十分感激，只不过做我六王的小妾未免太委屈你，而且我曾听镜天师道，阴风堡祥云笼罩，隐隐有凤凰之相，可见姑娘你是一位大贵人。”

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墨千翎脸色微微一变，凤凰之相，那岂不是也间接说明这姑娘以后有可能母仪天下，也就是说她嫁的人会是未来的皇帝？谁都知道镜天师说的话几乎是神谕，墨千翎自然不会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。

墨倾城轻描淡写的一番话便把这烫手的山芋抛给了太子墨千翎，墨千翎一心要做皇帝，这母仪天下的女子，他自然不会让她落到别人的手中。

叶璇玑心中暗暗叹气，这墨倾城阴人的手段果然高明，不可小瞧。原来他这么讨厌这个花千叶，自己是不是也让他尝尝被人硬凑成对的滋味？

花千叶倒愣了一愣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“什么大贵人？”

墨千翎上下打量了花千叶一眼，阴沉的眸子闪过一抹暗光，淡淡地道：“千叶姑娘，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还是慎重些好，再说……”

他似笑非笑地看了墨倾城一眼，接着道：“再说老六对他新娶的王妃那可是宝贝得很，如果纳妾，只怕他家中那一位会不愿意。”轻轻把导火索引到了叶璇玑身上。

如果花千叶嫁不成墨倾城，肯定会怨恨到苏山而身上，就算真嫁成了，依这位姑娘的脾气，她必然会对苏山而极为妒忌，而墨倾城现在正被苏山而迷得神魂颠倒，苏山而如果真有什么事，必然不会放过花千叶。

母仪天下的女子只能嫁给他太子墨千翎，就算得不到她，他也宁肯把她毁了。墨倾城眼眸一闪，握着酒杯的手指微微一顿，他自然知道太子打的什么算盘，他不想将叶璇玑拉进这场政治旋涡，却没想到墨千翎轻轻一拉便将叶璇玑给拉下水。

他轻轻一笑，悠然道：“太子哥哥取笑了，你的六弟虽然无能，但纳妾这种小事还轮不到苏氏一个妇道人家置喙。”话语中对自己那位王妃并没有多少情意。

“啪！”不远处的屏风忽然被人一掌拍裂，玉石屏风碎了一地，现出三个人的身影。

“六王爷，你也太绝情了吧？居然如此对小妹，你和小妹刚刚成婚尚不足三天，你便要迫不及待地纳妾了吗？我家小妹是你六王爷府的当家主母，你要纳妾，怎么也要知会我小妹一声，怎么说没有置喙的余地？”说话的是苏二公子，他早已听得满肚子怒火，听墨倾城最后一句，他再也忍不住，一掌拍碎屏风，站了起来。

墨倾城、墨千翎显然没想到苏氏兄妹会在屏风后面，微微一愣，墨倾城脸色一白，看向叶璇玑。叶璇玑老神在在地端坐着，俏脸上不动声色，心中却悲催地叹了口气，这个时候绝对不是她现身的好时机，没想到这位二哥这么冲动，就这么暴露了自己，把导火索引到自己身上。

果然，全酒楼人的目光嗖地一下全飘向叶璇玑这个方向，让她瞬间成了这次绯闻事件的女主角。苏老二你个笨蛋，这个时候冒什么头啊，被这么多意味不明的目光望着，叶璇玑觉得压力好大。

花千叶的眸光如刀，已经投射过来，看着坐在那里的叶璇玑，刚刚这个女人差点夺去她的光彩，没想到她就是自己心上人的原配夫人。这一下，所有的妒火都冒了出来，花千叶腾地一下站起来，下巴一抬，差点鼻孔朝天，“你就是那个苏山而？”

“是啊，那又如何？”叶璇玑巧笑嫣然，根本看不出半分生气的样子，声音清亮

得像清泉，在大厅里叮咚流过。

“倾城哥哥是王爷，纳妾很正常，你凭什么反对？这醋妒也犯了七出之条，你这样的媳妇会被休的。”花千叶叉腰看着她。

叶璇玑又笑了，笑得云淡风轻，懒洋洋地道：“不错，这醋妒确实犯了七出之条，那你让你的倾城哥哥休了我啊，我求之不得呢。花姑娘，不如咱们打个商量，如果你能让你倾城哥哥休了我，我不但把这正室之位让给你，还送你一份大礼，怎么样？”

花千叶一愣，冷笑，“苏山而，你以为倾城哥哥不会休你？”

叶璇玑叹气，“我说你这位姑娘怎么这么糊涂呢，没听明白我的话？没关系，我再说一遍，他如肯休我，我求之不得啊。”

花千叶看看墨倾城，墨倾城面沉似水，一句话也不肯说，双眸微凝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她再看看叶璇玑，“他如果不肯休你呢？你就真不允许他纳妾？”

“谁说我不愿意的？”叶璇玑叹气，看了太子一眼，“我想是太子爷误会了，我巴不得六王爷多纳几房妾室，也好为他开枝散叶。花姑娘，你想要嫁给六王爷，我这里是一点问题也没有，就算让我把这正室之位让给你也没关系，只要太子和六王爷同意，你就可以风风光光嫁进六王府了。”说着又拍拍手道，“好了，我想说的话说完，也吃饱了，你们随意，大哥，二哥，我们走。”

想把她拉下水，可没那么容易，叶璇玑几句话便脱了干系，也不看墨倾城那黑如锅底的脸色，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。

花千叶倒没想到苏山而会如此深明大义，对她的恨意减轻不少，看了看墨倾城，“倾城哥哥，你瞧，你的王妃也同意我进门了，应该，应该没问题了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墨倾城微微沉吟，像是有些动心。

墨千羽终于沉不住气，俊脸一沉，“千叶姑娘，你不要胡闹了，这婚姻大事讲究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怎能自己做主，此事还须从长计议，六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墨倾城从容一笑，点头道：“三哥说得有理，千叶姑娘，此事还是等令尊拍板同意了再说。来，来，我们吃酒。”

墨千羽总算是松了一口气，在向镜天师求证之前，他可不想这天命之女落在别人手里。

第五十二章 误投天师园

“小妹，我们回去吧？”苏大公子不知道第几次催促。

“嗯，好。”叶璇玑答应一声，忽然蹙了蹙眉头，有些吞吞吐吐，“大哥，小妹、小妹要去方便一下。”

苏氏兄弟不疑有他，四顾一望，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五谷轮回之所，叶璇玑急急钻了进去，显然是憋得急了。苏氏兄弟相视苦笑，他们自然是不方便跟着，便分站在不远处守望。

这个街厕三面都是大道，另一面是一道高高的围墙，根本没有视线死角，他们只要远远地看着，任何人出入他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他们倒也不担心小妹会借机逃走。

叶璇玑刚进去片刻工夫，又有两个女子进去，忽听里面一声尖叫，接着便看到一个破衣烂衫的小乞丐捂着头跑了出来，里面尚有怒骂之声。那小乞丐乱发披散着，小脸上一片脏污，几乎看不出本来面目，他似乎吓怕了，跑得飞快，一缕烟似的跑得无影无踪。

苏氏兄弟对望一眼，都笑了起来，这小乞丐这样腌臜，几乎分不出男女，也难怪里面的女子会将他轰出来。又等了一会，却不见叶璇玑出来，苏氏兄弟等得不耐烦，又不好意思去催，只得耐着性子去等。

又过了一盏茶的工夫，刚才进去的那两个女子也走了出来，苏二公子按捺不住，上前拦住那两个女子，一抱拳，“两位大姐，你们能不能催一下里面的青衣女子，让她快些？”

那两个女子一脸诧异，“什么青衣女子？里面没人了啊！”

什么？苏氏兄弟如雷轰顶，苏二公子也顾不得什么，一个跟头翻上了茅厕的墙头，向里一看，里面果然空空如也，根本不见他们亲亲小妹的行踪。

苏二公子面如死灰，站在墙头上摇摇欲坠，苏大公子脸色也变了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叫道：“那个小乞丐！肯定是那个小乞丐！”一跺脚，向着那个小乞丐逃走的方向追去。

苏二公子此刻也终于明白小妹刚才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破烂，原来是为了伪装

逃走。天！小妹如果就这么丢了的话，只怕老爹会直接揭了他们的皮，他也急急追了过去。

小妹逃走毕竟不是光彩的事，如果传到皇帝的耳朵里，小妹只怕要吃不了兜着走，现在要紧的是趁墨倾城来接之前，赶紧把小妹找回来。

两个人在偌大一个州城里寻找一个人，未免太困难了些，苏氏兄弟只好放出了御林军互相联络的烟花，叫来了十几个好兄弟，向他们叮嘱了一番，让他们分头在城中寻找。

在城东一座竹楼的天台上，墨倾城缓缓回身，望着自己的一个手下，“逃跑了？”声音有丝凉薄，没有高低起伏。

“是！苏姑娘逃走了。现在她的两位兄长正在城中大肆搜索，他们特别注意的是要饭的乞丐。”那手下面貌平平无奇，但眸光坚毅精明，回答得也很简短。

本事大了啊！失去了武功居然也能在两个武功不错的大男人手中逃走，那丫头做出来的事似乎一直很出乎他的意料呢。墨倾城垂眸了片刻，“她逃走多久了？”

“大概、大概有一个时辰了吧？”

“呃，那苏氏兄弟是怎么搜索的？”他相信他们不敢大张旗鼓，毕竟王妃娘娘逃走是件极丢人的事，说不定还会招来皇家怪罪。

“他们就找来几个不错的兄弟，嗯，他们贴出了告示，说要赠送全城所有年轻乞丐银两，让所有的乞丐互相告知，去御史府领银子。”

墨倾城懒懒一笑，看来苏氏兄弟还不算笨嘛，乞丐一旦集中，自然好找些。不过，以那个丫头的精明，一旦逃走，只怕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城，现在怕是已经不在城内了。

此刻，叶璇玑一身青衣小帽地坐在一幢茶楼里悠闲喝茶，她虽然不懂精妙的易容术，但换发型，换衣服，顺便换换脸色还是可以的。她并没有选择出城，她现在没有武功，如果只身钻进山中，十有八九会喂了山中的狮子老虎；如果行走在大道上，出城就这么三四条路，她又跑不快，早晚会追兵追上。

她知道，这件事一旦惊动墨倾城，无论他爱不爱这位苏山而，自个的王妃逃走了必定让他在面子上很过不去，势必会派人大肆寻找，她如果找不到后路的话，只怕还是会落进他的手中，到那时，他恼羞成怒之下，不知道会怎么惩罚她。

所以唯一的法子就是躲在城中，城中自然也是不安全的，但有一个地方相对安全些，那就是天师府。连皇帝的圣旨都进不了天师府，那些搜查的人自然搜不到那里去，她一会儿只要躲进天师府也就差不多安全了。

这就是叶璇玑在大街上逡巡时想好的后路。她在厕所中扮成小乞丐逃出来后，便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，换下了那身臭烘烘的乞丐服，摇身一变，又化装成一位青衣小帽的生意人，用姜汁在脸上抹了一圈，原本白皙如玉的肌肤变成了暗黄色，她再拢着袖子咳上两声，活脱脱一个暗疾缠身的病痨鬼模样。

她慢慢地踱进了茶楼之中，要了一杯清茶，坐在窗口，冷眼看街上的叫花子们乱成一团，吵吵嚷嚷地向御史门口集中。她轻轻舒了一口气，和她料想的一样，她乍一失踪，苏氏兄弟并不想惊动太多的人，所以她看不到大肆搜索的官兵，她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
抬头看看天色，夕阳西斜，眼看就要沉入山坳，暮色渐渐升腾上来，叶璇玑手里提着一个青布包匆匆来到一座废弃的小院内。这个地方是她早观察好的，和镜天师的天师府仅仅隔了一个胡同，正是一个打盗洞的好地方。

打开青布包，她拿出了那个铁家伙，得意地笑了一笑，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架空的朝代居然也有盗墓器材洛阳铲卖。当她看到这个铁家伙时，眼都亮了，不过，在这里，洛阳铲并不叫洛阳铲，而叫鹤嘴锄，据说是翻地用的，属于农家器具。

叶璇玑自然不在意它叫什么，她在意的是它的功用，原先她用这东西盗了好多墓葬，发了几笔大财，现在她却是想用这个为自己挖出一条生路来，趁苏氏兄弟不注意，她将洛阳铲买了下来。这么大的家伙带在身上自然不方便，她也怕两个哥哥看到后问东问西，所以买下来以后她便将这洛阳铲寄存在店里。甩掉那两只拖油瓶后，她才又回来拿。

镜天师府第院墙高大，门口守卫森严无比，她用正常的方法自然进不去，但她是盗墓世家的人，这打盗洞的本事是最基本的武功。她虽然没有了功夫，但这挖土的力气还是有的。

找了一个最好的位置，计算了一下距离，用铲子试了试脚下草皮的硬度，她初步估算，如无意外，也就两个小时，她就能把洞打进去。舒展了一下手足，活动了下关节，叶璇玑开始干活。

叶璇玑手法专业，一铲一铲地把洞打得十分漂亮，这脚下的土地也很给她面子，里面就是生土，很少有那些砖头石块什么的，所以她这洞打得也很顺利，一个时辰以后，她已经打出了一条四米多长的盗洞，初步估算了一下距离，应该已经进入了镜天师府内。

这个距离，应该是天师府的后花园，后花园一般是最容易藏身的地方，就是这里了。她侧耳听了听，上面没有什么动静，便又悄悄返回去，将那些挖出来的土都推

进了旁边一个大坑之中，上面遮上一些旧土，又将那块小心揭下来的草皮放在洞口之上。

这样子如果不细看的话，还真看不出来。她这个盗洞的位置原本就十分隐秘，再经过这么一伪装，那些搜索的人就算搜到这里，也不会发现什么。一切都处理妥当，她这才回到盗洞内，又侧耳听了听，确定没有什么危险，才慢慢地把洞向上打开。

头顶上洒下来一线星光，随着更多的土被挖开，星光越漏越多，她挖得小心翼翼，没有一点动静，终于，挖出了一个可供一个人进出的洞口。她小心翼翼探出半个头，想先观察一下周围的观景再说。

她计算得不错，这里果然是镜天师的后花园。虽然是初冬的天气，后花园中却开着一些奇异的花儿，样子有些像梅花，却又比梅花大得多，微风一吹，空气中氤氲着一种奇异的清香，闻了让人心旷神怡。

叶璇玑盗洞的出口正开在这些花丛中，在这花儿中间，点缀着数块黧黑色的石头，猛一眼望过去，像是一个个表情各异的佛头，看上去有些怪异。这镜天师果然古怪，这后花园中的石头也和普通石头不同。

叶璇玑又四面望了望，没看到半个人影，花园里静悄悄的，幽静宜人。没人正好，正合她意，叶璇玑满意地从盗洞中跳出来，抹了一把脸上的土，转眼见不远处有一些枯枝败叶，便将那些枯枝败叶弄过来，堵住了盗洞口。

这一切忙活完毕，地上再也看不出任何痕迹，她这才放下心来。她转目四瞧，想先寻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目光逡巡了一圈，见这花园的东北角上有一座偏殿，偏殿有些破旧，上面有铁将军把门。

叶璇玑决定先去那里躲躲，遂伏下身子，向着那座偏殿奔了过去。她刚刚奔行了两步，蓦然顿住身子，僵在那里。在不远处，站着一个青衣男子，如墨的发，如画的眉眼，似笑非笑的模样——墨倾城，竟然是墨倾城。

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怎么来的？他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吗？竟然提前来到这里堵她来了，叶璇玑只觉嘴里发苦，情不自禁后退。

“嘭！”她脚下绊到一块石头，立脚不住，扑通一声坐在地上。这脚下的土地明明是土地，但一屁股坐下去，却像是坐在了尖利的石头上，摔得她屁股好不疼痛，险些直跳起来。

她咬了咬牙，站了起来，强忍住揉屁股的欲望，抬头看向墨倾城，反正已经被他发现了，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大不了她表明自己的身份和他拼上一拼，她握紧了手中唯一的武器洛阳铲，抬头挺胸看向墨倾城。

墨倾城飘飘站在那里，根本没有过来扶她一把的意思，目光凉凉地看着她，不言不动。

“墨倾城，你想要怎么样？”叶璇玑没想到他竟然这样能沉得住气，他不动，她也不敢动。她也没打再逃跑的谱，这家伙轻功绝佳，跑得比鬼还快，她和他比速度无疑是自找死路。

墨倾城凉凉一笑，终于开口道：“你说呢？你不是苏山而，你到底是谁？”他的声音不再是那样清朗如玉，冷森森的，带了一种阴冷的鬼气。

叶璇玑心中苦笑了一下，是啊，苏山而是大家闺秀，绝对不会打盗洞，眼前这个人比鬼还要精明，他刚刚看到自己从盗洞里钻出来，肯定猜出了自己的身份，现在再瞒未免没意思。叶璇玑索性豁了出去！

“不错，我的确不是苏山而，至于我是谁，难道你猜不出来？”叶璇玑冷笑。

“叶璇玑。”墨倾城一双黑如旋涡的眸子凝注在她的身上，缓缓开口。

他果然看出来了，也对，在他认识的人里，只怕会打盗洞的也就自己而已，毕竟自己和他探过一次古墓。

叶璇玑只觉嘴里又有些发苦，悄悄后退了一步，冷笑道：“是啊！你想不到吧？你毒死了我，没想到我会在苏小姐身上复活吧？这是老天对你的报复。”她索性豁了出去。

“报复吗？”墨倾城眼眸中的黑暗更重，“你这妖女怎么会在苏山而身上复活？她本人呢？”

“你想知道？”叶璇玑握着洛阳铲的手指已沁出冷汗，一步步向自己那个盗洞后退。

“不必知道了。”墨倾城微微一笑，笑容如桃花绽放，说不出来的妖异，“反正我喜欢的是这位苏小姐的躯壳，至于里面的灵魂是谁，我还真不在乎。璇玑，其实，我一直有点喜欢你的，不得已毒死你后，我还是有一点点内疚的。现在你上了她的身，我就等于娶了你们两个，也算不错，只要你乖乖地跟我回去，我既往不咎，还会像原先那样疼你。”

“放屁，墨倾城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你说这个恶心不恶心？想让我乖乖跟你回去，做你的大头梦吧。”叶璇玑探手一抓，抓起一把小石子，劈头盖脸向着墨倾城砸过去！

她此时已经退到了那个盗洞前，用脚猛地一顿，脚下的土地并没有像想象中陷落，这一脚像是踹在了石板上，坚硬异常，顿得她脚心都疼了。

“不想跟我回去？好，那我就再杀了你。”

墨倾城衣袖一挥，便挥落那些小石头，身子如轻烟般纵了过来，五指张开，向着叶璇玑头顶拍落。叶璇玑知道不好，身子猛地一旋，堪堪避开他那一记杀手绝招，就地一滚，滚出几丈开外。

嘭的一声，她慌不择路，这一滚头正磕在一块青黑的石头上，顿时疼得她头都蒙了，尚没来得及爬起来，眼前青影一闪，墨倾城又来到她的近前。他探手一抓，便抓住她的衣领，将她硬生生提起来，一双墨黑的眼眸冷冷望着她。

“叶璇玑，我能杀你第一次，就能杀你第二次，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那我就再送你一程吧！”

言罢手指掐上了她纤细的脖颈，他用的力气不小，叶璇玑登时喘不过气来，她下意识地拼命挣扎，却挣不开他铁钳似的掌握，他的手指越收越紧，叶璇玑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头昏脑涨，心中一片冰凉，没想到自己会死在他手里两次，这个人果然心狠手辣。第一次好歹是毒死自己的，那时自己没受多少活罪，现在却是把她活生生掐死。

好难受，她好难受，谁来救救她？

“大师兄，师父，璇玑就要死了，这一次，我不要再穿越到任何人身上，我要回家。”叶璇玑面色紫涨，眼前一片模糊，意识逐渐抽离，眼角有泪缓缓流下来。

第五十三章 许诺求收留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叶璇玑自混沌的状态中慢慢醒来，她微微睁开眼睛，蓦然僵了一下。

两根蜡烛，一张青竹榻，一张八卦古藤桌，几张式样古老的椅子，旁边一个药炉，里面有淡淡的药香冒出来——这个地方，像是一个方士修炼的静室。

抬头一看，屋顶是广袤的天空，星光闪耀，自在地在天上变幻着轨迹，这是哪里？不像是阴司啊？下意识地抬了抬手，指甲修长干净，指节如玉，在烛光下闪着莹润的微光，又下意识地抓了一把床榻上的被褥，被褥柔软，有着最真实的触感。

灵魂应该是无法抓握东西的，那现在是——实体？难道又悲催地穿了？这次又穿到什么人身上去？叶璇玑抬起手臂看了看，咦？衣服是青色的普通衣料，上面灰一道白一道的，有些脏污，有些破损，这正是她刚才所穿的。

难道——自己没死？这一个念头尚没有转完，一道清冷的声音便传了过来：“不

必看了，你没死。”

声音冰冷如玉石互击，叶璇玑下意识地抬头，顺着声音望过去，见一位白衣人背光而立，如墨的青丝披散了一肩，身上穿着一件式样奇古的白袍，他就站在窗前，背影看上去有些萧瑟，又有些眼熟。

“镜天师？”叶璇玑一双眸子蓦然睁大，莫非，是镜天师自墨倾城的魔爪下救了她？

她强撑着坐起来，开口道：“镜天师，是你救了我？”

镜天师慢慢转过身来，银质的蝶形面具在烛光下闪着微微的光芒，他并没有回答她的问话，一双眸子上下打量叶璇玑几眼，声音冰冷毫无表情：“六王妃，你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后花园？”

叶璇玑一窒，他也认识苏山而？不然他不会知道她是苏山而。也不对！她刚才可是用姜汁涂了脸的，容貌和原先应该有所差别。

啪的一声一面铜镜扔过来，“你自己看看吧？”

叶璇玑抿了抿唇，捡起铜镜来向里看了一看，里面的人儿唇红齿白，那姜汁早已被人洗去，依旧是苏山而的样貌。她吸了一口气，嗓子依旧有些火烧火燎的疼，让她的声音有些嘶哑：“镜天师，你能不能收留我几天？”

她原本想偷偷在镜天师府躲几天的，没想到会碰到那样的意外，现在这位镜天师就站在自己眼前，如果想留下，她也只能求他，不过这人心肠冷硬得很，他会不会收留她，她还真没把握。

“你是六王妃，为什么不回六王府？”镜天师冷漠的声音里没有起伏，一双眸子隐在面具后，冷凝如海。

叶璇玑哧地一笑道：“我刚刚险些被他掐死，你也应该看到了，你认为我回到六王府还会有活路？”他刚才救了她，理应看到墨倾城险些把她掐死，现在这样问是不是矫情了些！

镜天师一顿，银质面具下的眼眸微微一眯，“你刚刚所见，是六王爷在掐你？”声音有些冰冷。

叶璇玑诧异地一挑眉，“是你救了我，难道你没看到？”奇怪，难道是墨倾城将自己掐了个半死，然后就逃走了？

镜天师沉默半晌，缓缓地道：“你刚刚确实差点被掐死，不过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你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逃走了？只剩下半晕的我？”叶璇玑一时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。

镜天师眸光闪了一闪，“你可以再看看你脖子上的掐痕。”

叶璇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又向镜子里看了一看。这个镜子照人照得很清晰，也让她脖子上的掐痕很清晰，她的脖子上依旧有五个青紫的手印，昭示着她确实被掐过。

“把你自己的右手放上去。”镜天师又说了一句。

叶璇玑心中一动，果然将自己的右手放到了被掐的地方，她的手指正和那五个指印重合，她吃惊地睁大眼，怎么回事？难道刚刚是自己在掐自己，险些把自己掐死？但她明明看到是墨倾城想要掐死自己。

看到叶璇玑那睁大的黑白分明的眸子，镜天师的声音更冷：“现在明白了？”

叶璇玑脑中灵光一闪，脱口道：“难道刚才我所看到的一切是幻景？墨倾城根本没来这里，是、是那些花和石头搞的怪！”

“不错。”镜天师缓缓开口，清冷的声音如同流泻的月光，“那花为梦魇花，那石名为锁魂石，擅入者会在闻到花香的那一刻眼前出现幻景，在幻景中会看到今生最怕也最恨的人，然后会在幻景中被那个人杀死。”

叶璇玑总算明白过来，暗舒了一口气，原来是那花和石搞的怪，她说嘛，墨倾城再聪明怎么会有这未卜先知的本领，居然提前一步在盗洞口等她。她竟然被幻景所迷，差点自己把自己掐死，如果真这么死了，还真是冤枉死了。

心中也不知道是松了一口气，还是怎么的，原本她的心疼得坠痛，此刻却奇异地轻松了不少，看来墨倾城并不知道她溜进了天师府。

“镜天师，谢谢你救了我，可是，我暂时不想回六王府，我能不能在这里暂时避几天风头？放心，等风头过了，我立即就走，不会给你添多少麻烦的。”

算了，这杀身之仇她也不想报了，等这阵风头一过，她就再去寻找那如意镜和水炫琴，想法穿越回去。至于这具身子，毕竟也挺美的，她穿越回去后，只要把经过好好对师父一说，师父还会再认下她的。

“我这里不收留任何人，尤其是女人。”镜天师声音冷漠如冰，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，淡淡回身。

“原来大师也是可以说话不算话的。”叶璇玑早料到他会有如此一说，咬牙冷笑。

“呃？”镜天师不动声色，挑眉望向她。

“大师二十几日前，曾亲口向小女子承诺过，如遇困难，可来天师府向您请教。”叶璇玑祭出了最后一张王牌。

镜天师蓦然转头，凝望着她，“你是……”

“叶璇玑，在墨府我们见过一面，那时大师说过，我的来历非今非古。”

镜天师眼眸中波光暗转，似有丝诧异，又似别的，半晌开口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叶璇玑叹气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被奸人所害，被毒死在牢狱之中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便附身在这苏山而小姐身上，嫁给了六王爷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借尸还魂吧。”

镜天师眸光闪动，沉默半晌，再次开口道：“这——或许是你们俩的缘分，姑娘何不将错就错？”

“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做任何人的替身，更何况他还是……”

叶璇玑还想说墨倾城还是她的杀身仇人，这句话在口里打了一个转，便又吞了回去，这位镜天师毕竟是墨凰国的国师，有些话她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。

“他还是什么？”镜天师似乎不打算放过她，随口问了一句。

“他、他还是爱着苏山而的，而不是我……”叶璇玑笑了一笑，改了口，她笑得云淡风轻，心中却是微微一抽，这句话似乎戳中了自己隐秘的痛处。

镜天师半晌没说话，他上下打量叶璇玑一眼，淡淡地道：“现在，苏山而岂不就是你？他爱她也等于爱你，有区别吗？”

叶璇玑揉了揉眉心，和这位清心寡欲的镜天师谈论这些情爱话题显然不智，她摇了摇头道：“不一样的，他并不知道苏山而已经换了灵魂，他对我再好，也和我无关，更何况我根本不爱他。如果可能，我情愿回到自己的身体，把这个躯壳还回真正的苏山而。”

她抬眸望着镜天师，一双明亮的大眼里有一丝希冀，“大师有没有本事将我从这个躯壳里赶出来？”

镜天师一震，冷冷地道：“听你口气，你已死了十几日，原躯壳只怕早就腐烂了，如果把你从这个躯壳中赶出来，你的灵魂有可能彻底在这世上消散。”

叶璇玑僵了一下，叹气道：“那大师能不能再找个别的躯壳？只要是年轻女性，模样不必倾国倾城，能达到清秀的标准就行。”她现在心里虽然极力想摆脱掉这苏山而的身份，但如果是魂飞魄散，这代价未免大了些。

镜天师无言地望着她，烛光映照下，他的目光如流动的月华，波光潋滟，又幽深如潭。在他这样的目光注视下，叶璇玑无端地心中激跳，她转过头去，不敢看他那光华流转的双眸，淡淡地道：“镜天师学究天人，一身术法已达到顶端，这种小事应该能办到吧？”

“不错，我可以办到。”半晌，镜天师终于开口，声音清冷如月光，没有丝毫高低